

THE KINGDOM OF
EMERALDS

翡翠帝国

蛇从草◎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THE KINGDOM OF
EMERALDS

翡翠帝国

蛇从革◎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翡翠帝国 / 蛇从革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7.9

ISBN 978-7-5500-2269-0

I. ①翡… II. ①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6128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1 期 A 座 20 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 名 翡翠帝国
FEICUI DIGUO
作 者 蛇从革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铁 鱼
责任编辑 黎紫薇
特约策划 王 黎 王明旭
特约编辑 董云苓
营销编辑 王合心
封面设计 柏拉图工作室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183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5.00 元
ISBN 978-7-5500-2269-0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1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楔子

01

第1章 / 家道中落

05

第2章 / 石头遍地

31

第3章 / 命不该绝

55

第4章 / 赌命之徒

77

第5章 / 合作

97

第6章 / 故人之子

115

第7章 / 江油陈家

127

第8章 / 牢狱之灾

143

第9章 / 她的噩梦

155

第10章 / 不能回头

165

第11章 / 重返楚家

175

第12章 / 婚变

185

第13章 / 报仇雪恨

205

第14章 / 铁石心肠

221

第15章 / 兄弟

237

第16章 / 日本和尚

253

第17章 / 解救行动

275

第18章 / 谁的楚家

295

第19章 / 楚行画

303

楔子

楚行画知道自己要死了，面前站着的每一个人，都比她更清楚。

卧室里，楚行画半坐着靠在床上，想用手把垂在额头的一丝银发抹上头顶，她努力把手抬了几次，却只是在胸前轻微地颤动了两下，身体里的力量裹挟着生命，在迅速地褪去，消失到无边无际的黑暗里。楚行画现在看得见那无垠的黑暗就在自己的身边，无处不在。

站在床头的小孙女把那一丝银发轻轻拂上了楚行画平整的发髻。楚行画对着小孙女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让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微笑。不过楚行画暗自揣测，今天虽然是自己的生日，可他们在客厅里应该已经讨论过自己的葬礼规模和细节了吧。应该由谁来给自己念悼词呢？

楚行画慢慢环视起来，仿佛看见了逝去的亲人。她看着站在床角正凝视着自己的潘家钟，脸上流露出慈爱的关切；还有，从来都不敢大声说话的母亲正谨慎地看着自己，不敢靠近，也不

敢太远；高大英俊的志云正在微笑，楚行画心里感到温暖。楚行画真希望志云能看到他们的孪生孙女——那两个漂亮的女孩，大孙女正靠在墙壁上，心不在焉地看着自己的手指甲；小孙女则蹲在床边正望着自己，手紧紧握着她的左手。

楚行画知道，志云看不见这一切了，他和潘家钟、母亲一样早已去世，现在终于轮到自己了。

死去的亲人是不会来给自己主持追悼会的，楚行画的目光又移向卧室里的众人。卧室门有条细微的缝隙，人们轻微交谈的声音和弹奏钢琴的音乐声隐隐从门缝传进来。别墅里的大厅正在举行楚行画的生日酒宴，而酒宴的主角只能安静地躺在这张陷阱一般的床上，楚行画不免要嘲讽起自己来。门轻轻地响了两声，杨淮安走进来，拿着手机轻声对楚行画说道：“市长的电话……”

楚行画微笑着摇了摇头，杨淮安对着手机轻声说道：“谢谢，她休息了……”

楚行画胸前交叉着手指，食指晃动几下，小孙女对其他人说：“她累了，大家出去应酬客人吧。”

靠墙的大孙女马上如释重负走出门外。杨淮安也搀扶着楚行画的儿子走出门外。楚行画看着儿子的背影，这个她唯一的儿子，曾经却想要杀掉她，而现在他步履蹒跚，手搭着杨淮安的肩膀才能慢慢走出卧室。

门又关上，嘈杂的人声被隔在门外。楚行画看着蹲在床边的

小孙女，“坐上来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”

小孙女顺从地坐到床边，身体倾斜，看着奶奶。

“这是我最后一个生日。”楚行画说道，“楚家以后就靠你了。”孙女皱着眉头，示意她不爱听这种话，楚行画相信她是真的这么想。

楚行画把头朝向床头的小柜子，上面放着一个精致的檀木盒。孙女把那个檀木盒拿过来，楚行画接到手上，把檀木盒搁在身前。手颤巍着把檀木盒打开。里面有一块碧绿的翡翠鹿鹤山子，宽四寸三分，高七寸。

这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，是楚行画的父亲在她出生的那年，物色当时最出色的翡翠工匠打磨出来的。这是一块跟楚家家族休戚相关的石头，楚行画父亲短暂的一生都和这块石头纠缠不清。

小孙女把楚行画的手托到翡翠上，楚行画的手指尖在翡翠上慢慢移动，翡翠冰凉的寒意从手指涌入到楚行画的手臂、四肢百骸……父亲站在她面前，神色僵硬，几道伤口在脸上交错纵横，只有眼神透露出一丝柔和。

楚行画看看檀木盒上父亲上的照片，又看看站在眼前的父亲灵魂，这两张面孔截然不同。照片中的父亲白净斯文，嘴唇抿上，微微上翘，而父亲的灵魂则是一副冷酷的狰狞面孔。

“我看到了。”楚行画对孙女说道，不自觉中，她又重复了这句莫名令她感到熟悉的话，“我看到了。”

“奶奶……”孙女被楚行画的言语吓住，就如同当年楚行画被父亲吓住一模一样。

楚行画不再说话，看着手中的翡翠，眼光穿透翡翠的外部，直直看到碧绿翡翠的深处——一个鸡心大小的湛蓝晶体……

谁也不知道那个湛蓝的晶体会是一块什么样的宝石，如果有人能冒着巨大的风险，把这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切开，那这块水晶的价值，将远超翡翠本身百倍。

可是谁会这么做呢。楚行画微笑起来，仿佛看见父亲的灵魂也做出了相同的微笑表情。只有临死前才能看到，这是我们楚家的秘密。

楚行画的父亲叫楚河。

第1章 家道中落

时间倒流，就像一条回溯的河流，不变的只有那块翡翠，始终那么明净碧绿，柔和温润。时间回溯到某个节点，在精巧的小凿子下，翡翠渐渐变成一块不规则的绿色块状，细微的石头粉尘慢慢回到翡翠表面，一点一点填补，直到完全成为一块普通的原石。灰色表面让这块普通原石看起来没有丝毫特异之处。在石头下方，有一个整齐的断面，这才能看出来这块石头被人用工具处理过。时间长河继续慢慢地向起点回淌，另一块有着相同断面的普通砾石，在一个小巧钢锯的切割下，两块石头的断面连接起来，完美契合，没有任何瑕疵……时间终于凝固在某个时间，一块完整的毛石被放在柔软的绸布之上。你会发现，在世间任何地方都能到这种石头，实在是没有任何奇异之处。

民国某年，吉日。

重庆一座老宅内。大厅站着几十个乡绅和商人，全都静静呆立，看着大厅中央某处。

楚守正盯着的绸布上的石头，被一个工匠正在用钢锯慢慢切割。工匠每来回拖动一下，楚守正的心脏都随之剧烈搏动一次。钢锯嵌进到毛石三分之一的部位时，楚守正却并没有看到期待的绿色光芒散射出来。

工匠停下手中动作，抬起头看向楚守正，慢慢摇头。

“不需要，继续开。”楚守正对着工匠说道。

“哥，停下吧。”站在身后的楚守元对大哥说道，“现在还能值五千大洋。”

楚守正抬起手，摆了摆，示意工匠不要停。

工匠继续切割。当钢锯把毛石切到一半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发出一声叹息。楚守正也发出一声叹息，他知道大势已去。

顿时，大厅里的气氛凝结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哥，停手吧。”

楚守正一言不发，眼睛凝视着那块即将被完全切开的石头。

大厅的人开始窃窃私语：“楚家当家的这次真的是走眼了，楚守正输了。”

楚守正听到大家的议论，心如死灰。

终于，毛石被一分为二，结局已不再出乎众人意料。这只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，断面上没有任何水色，甚至连一丝参错的条纹都没有，只有灰扑扑的石面。

楚守正茫然地看向站在身边的楚守元，脸色苍白，一脸颓丧。

他又转过头，死死地盯着那两块分开的石头，终于跪倒在地，双手撑在绸布两边，一滴滴鲜血从他的鼻孔里滴落下来，滴到两块不值一文的砾石上。

楚河匆忙地从北平赶回重庆，走到家不远处，就看到门口挂的白幡。楚守元正站在门口，看见呆若木鸡的楚河，叔侄二人相互对视。

“还来得及送你父亲最后一程。”楚守元招呼下人拿来孝服给麻木的楚河披上。

“不是病重吗？”楚河直到父亲下葬之后，站在坟前，才说出第一句话。

“怕你在路上有闪失。”楚守元说道，“千里迢迢的，不敢告诉你。”

楚河回到家中，母亲正在房间里焚烧纸钱。

“他们不让我去。”母亲低声说道。

楚河还不能接受这个现实，在北平念书，突然就得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，回到家里，一切都已改变。

楚河默默跪到母亲身边，陪着母亲，把纸钱一张张放进火盆。

楚守正死后的“五七”，楚家大小上下忙碌不堪，仪式的声势不弱于葬礼当天。

楚河安顿母亲休息，站在床前，对母亲说道：“我不会让楚家成为旁人的笑柄。”

“你父亲希望你念书，不想让你当一个珠宝买卖人。”母亲虚弱地说道。

楚河正要反驳，听到有人轻轻敲了两下木门。

“大少爷，去中厅，老爷们都等着你。”管家老徐说道。

楚河对母亲说道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父亲失望，我会让楚家挺过这一关。”

随着老徐走到中厅，楚河见到中厅整齐地坐着楚家的族人。坐在最里处的，是楚家另外几房的长辈，靠外的是相对年轻的楚家子侄。这里面有楚河认识的，他们大部分也是重庆的商贾人家，其他不认识的，看样子风尘仆仆，应该都是从成都、万州、广元或是绵阳来的亲属。

楚家是个大家族，同治年间就在成都发迹。楚守正和楚守元的父亲从成都离开，独自在云南做翡翠和珠宝生意，之后辗转到了重庆安家立业，几十年间就成为重庆珠宝行当屈指可数的大珠宝商。

而到了楚守正和楚守元这一代，楚家更是如日中天。坊间传言，楚守正继承了他父亲的一个能力，眼睛能透过石头，堪透石头里的物事。所以楚守正和他的父亲一生赌石十数次，从未失手。

但是现在都已经过去，楚守正这次输了，关于楚家的传言，

不攻自破。

楚河也感觉到楚家已经不复以往，虽然表面上还勉力维持着大家景象，私底下却早已元气大伤。楚守元已经遣散了不少下人，楚河心里清楚，楚家已经入不敷出。

楚河慢慢踱步走到中厅里，挨着叔叔楚守元站立。

这是楚家的家族议事，都是各房的男丁参与。楚河知道，这次议事，就是要确定自己成为重庆楚家的当家，他是长房独子，没有任何争议。

楚河看着楚家的族人注视自己，心里想着，自己的人生道路将就此转折，求学之路已经无法再延续，自己即将要背离父亲的期望，承担起家族的责任。

这一刻，楚河心里紧张不已，他既期待着自己成为一家之长的那一刻，但是想到要和北平的那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，从此各自走向自己的道路，又感到有些伤感。

成都来的楚家长者是成都楚家的长房，年龄虽然很大，但是辈分和楚河的父亲一样，长房长者站立了起来，对着大家说道：“人都来齐了，我们该商量守正之后的事宜。”

“大哥这次失手，”楚守元唯唯诺诺地说道，“也不瞒各位，我们这房底子掏空了，我今天把街头的两个铺面盘了出去……”

楚河惊讶地看向楚守元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叔叔竟然没有和自

己商量。

“守正盘下的产业，不能就这么败了。”长房长者高声说道，“我们私下已经商量，各房账房都会拿出钱，借贷给你们，利息不记，让你们渡过难关。”

私下商量……楚河疑惑地看着叔叔楚守元，发现他看着中厅里的众人，目光却不和自己交接。

“家不可一日无主，”长房说道，“现在我们要商量一下，谁来接手守正这一房的产业。”

楚河茫然四顾，见那些族人都低头端茶，仿佛看不见站在中央的他。

“楚河。”长房对着楚河说道，“虽然你是守正独子，但是你也知道，你母亲……”

楚河心里顿时冷下来，父亲的原配刘氏去年去世，自己的母亲本是刘氏的丫头，一直都是填房。父亲在刘氏过世后，应该在三年后将母亲扶正，但是母亲没有等到这天。

楚河已经明白这次议事的目的所在。

“楚河。”长房继续说道，“你自幼读书，没有在家里帮过你父亲，这么大个家业，我们实在是不放心。你叔叔守元一直是大掌柜……”

“不行不行。”楚守元连忙摆手，“这不符规矩，楚河是大哥的儿子，我怎么能……”

“不是我们不放心，”长房说道，“楚河太小，才十七岁，这么大的家业，他盘不动。”

“他不会，我可以教，我十三岁就跟着大哥做买卖，年龄小，不是问题。”楚河看着叔叔还在勉力维护，心生愧意，刚才还在担心，叔叔会夺自己当家的位置。

长房叹口气，对着族人说道：“既然大家来了，就是来说个话的，大家看怎么办吧。”

族人们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。

绵阳那边的年轻小伙站起来。楚河认识他，虽然他才二十出头，但因为是个房，辈分反而最高，因此坐在长房旁边。小时候，自己还经常和他一起玩耍。

“守正一家现在面临难关，我们已经决定资助，但是楚河还小，我们的意思是让守元先当家，虽然都是楚家后人，但我们拿出来的，都是真金白银……”

楚河茫然地看向楚守元，楚守元垂下头，看着地面。

“毕竟楚河是庶出，按规矩，应该是守元接手才对。”

“开钱庄的宋家，不也是因为几个儿子都是妾生，家业让兄弟接手……”

族人们都开始说起这个话题。

楚河此刻终于明白了，自己来参加这次议事，只是走个过场，他们早就决定好了。这家业，还轮不到自己掌控。

长房摆摆手，示意大家安静，对着楚守元说道：“看来大家的意思都一样，那就先委屈一下楚河了。”

“不行不行。”楚守元不停推辞。

“如果你非要坚持。”长房说道，“我们就要再商量一下……”

楚守元说道：“即便你们不帮我们这房，我也不能抢了楚河的当家。”

长房对族人说道：“那我们就先回吧，等你们叔侄二人商量好了再来。”

这时，楚河走到中厅门口，拦住要走的族人：“大家别这样，家业本来就是父亲和叔叔挣来的，我愿意把家业交给叔叔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楚守元对着楚河喝道，“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！”

“就这样了，叔叔。”楚河对着楚守元跪下来，“我们这房，今后就辛苦您了。”

言毕，楚河走出中厅，听着身后的楚守元在不停地说：“不合适，真的不合适……楚河太轻率了……”

重庆楚家当家的现在是楚守正的弟弟楚守元，而楚守正的独子楚河则大权旁落。虽然在楚守正临死前，楚家亏空了两万大洋，但是表面看来，没有任何衰败。同行都羡慕楚家的树大根深，一家有难，各房出手支持。

楚河在父亲百日后，找到叔叔守元，表明了想和他做买卖的